2026年11月20日 星期五
责 编(一 审):杨文静 二 审:李 冰 美 编:韦明芳
贵州民族报

灯从民间来 戏向未来生

——遵义市凤冈县蜂岩丝弦灯

□ 贵州民族报全媒体记者 宋兰



丝弦灯亮相2025年“悦遵义·赏非遗·诵凤冈”品牌文旅活动。 王鑫汝/摄

1958年，遵义市凤冈县城主干道上，戏台还没搭稳，人已经挤得密不透风，周边村寨的村民听说丝弦灯要进城演出，天不亮就赶来占位。二胡一响，三弦跟上，敲击乐的节奏从台后炸开，唐二摇着蒲扇大步登场，幺妹舞着绸帕碎步相随。台下有人踮脚，有人爬上树，有人干脆往栏杆上攀……欢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这是蜂岩丝弦灯曾经在凤冈演出的画面，也是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被老人们反复提起的“人山人海”。那年，丝弦灯省级非遗传承人舒代能才两岁，被父母抱在怀里，跟着丝弦灯表演队伍跑。他一次次听老人们讲起这一幕，也一次次在脑海中重构那个热闹的场面。



蜂岩中心完小学生们在排练丝弦灯。(资料图片)



丝弦灯表演。(资料图片)

流传百年的灯戏

“丝弦灯”是地方曲艺花灯的一种表演形式之一，它与茶灯、锣鼓灯及地方的一些民间小调共同组成了花灯这一地方曲艺表演形式。

据《凤冈县志》记载，清末民国初年，有两个河南人到蜂岩买银耳，见当地青冈柴多，便住下来种植银耳。闲暇时，两人吟唱河南民间小调，本地爱好者将这些曲调与敲击乐花灯融合，以二胡三弦伴奏，经无数次边演边改，最终演化为蜂岩丝弦灯，在凤冈县广为流传。

从艺术形态来看，蜂岩丝弦灯以丝竹弦乐得名，具有敲击乐、弦乐及舞蹈表演、花灯表演和说唱相结合的“灯夹戏”特点。它与本地花灯最大的区别在于弦乐的加入——花灯无弦乐伴奏，而丝弦灯以两把或多把二胡、三弦搭配花灯敲击乐伴奏。

在代表作《唐二逗幺妹》剧目表演时，唐二（丑角）持蒲扇，幺妹（旦角）持绸帕，通过“四方步”舞步，完成庆贺祝福、劝孝劝和、盘仙说古、政策宣传等表演内容。这种亦歌亦舞、亦说亦唱的表演形式，恰恰符合了当时百姓的喜好。

“丝弦灯能在凤冈落地生根，靠的是群众基础。以前，可以说凤冈县大部分人都会哼唱丝弦灯，坐在一起聊天时也会突然开始唱起来。”蜂岩镇中心完小前校长安其然说。

在蜂岩，丝弦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群众会自发学习、自发演出，既让丝弦灯得到了完整传承，也让丝弦灯有了能够被系统保护和推广的根基。

破困境传“新声”

“政府搭台，我们唱戏。”对于现在的丝弦灯发展，舒代能总结道。1956年出生的他，如今已年过七旬，从当初被父母抱在怀里追逐丝弦灯队的小孩，变成了丝弦灯省级非遗传承人。

“以前逢年过节锣鼓一响，我就往外钻，丝弦灯队伍走到哪家演，我就跟到哪家看。后来就被父母送去学丝弦灯，每次表演的时候，周围都围满了人，不停喝彩鼓掌，还会有人跟着唱。”舒代能眼睛望着远处，细细回想着以前的时光。

但慢慢地，丝弦灯收到的表演邀约越来越少，围观群众越来越少，甚至连表演队伍都开始凑不齐。“老一辈第一梯队艺人全部离世，现在靠第二、第三梯队。”他掰着指头数，“演旦角的爷爷、岳父，演丑角的彭文江、蒋天奇……这些人都不在了。”

转机出现在2005年前后。遵义市、县两级相关领导到蜂岩调研丝弦灯，并加强传承保护力度，此后，丝弦灯频繁亮相，收获不少关注与荣誉。第一届“多彩贵州”获银奖，2008年前后登上央视《星光大道》、央视四频道《我们的节日·春节》栏目；2009年，该项目被列入省级非遗；2025年，在“悦遵义·赏非遗·诵凤冈”品牌文旅活动中，蜂岩丝弦灯再次亮相，唐二起扇优美、幺妹舞帕俏丽，吼班的茶调与二胡三弦穿插奏响，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随着蜂岩人对丝弦灯的不断创新，其唱词内容也增添了歌颂山区变化、美好生活和社会发展等内容。舒代能说：“这是‘老瓶装新酒’，在保持旋律原样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唱词，让丝弦灯跟上时代的步伐。”

今后，舒代能打算把丝弦灯、高腔花灯等传统戏曲的曲调、唱词等整理成册并编印成书。他说：“民间口头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时间久了就会遗失。”

从追逐表演队伍，到唱至古稀之年，舒代能看着丝弦灯从村寨自娱自乐变成有组织、有平台、有传承基地的非遗项目。

文化传承进校园

丝弦灯目前的传承体系，形成了“校园基地+社会土壤”双线推进的格局。

2007年，蜂岩镇中心完小成功申报“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项目，把丝弦灯引进了课堂。从那以后，每年开设兴趣班，一届又一届学生接续着学。安其然算过一笔账：“就算每一批只算三十个人，这么多年也累计培养了超过500名学生。”

“来，注意表情，把灯笼举高一点。”在蜂岩镇中心完小的社团活动室里，社团指导老师刘玲正在指导学生练习丝弦灯。

从2004年接触丝弦灯以来，刘玲跟着老艺人们学会了耍扇子、唱曲、打锣镲、拉二胡等技能。“2023年，我调岗到蜂岩镇中心完小任班主任和丝弦灯社团指导老师，虽然忙，但我不想让丝弦灯断了传承。”刘玲说。

六年级的马玥婷学了三年，在其中饰演幺妹一角。“我觉得背唱词和记旋律最难，老师一句句教我，我背了两个多星期才学会。但每次我站上舞台，都觉得很快乐、很自豪。”马玥婷说。即将小学毕业的她，满心都是不舍，“我想把新的‘幺妹’教会了再升初中，不想我毕业以后社团就凑不齐表演队伍。”

对于马玥婷来说，学习丝弦灯最大的益处是性格的变化。她说：“我以前性格比较内向，不敢大声说话。但现在我可以自信站在舞台上表演，甚至敢演话剧。”

“有一次在景区表演的时候，有个游客姐姐一直夸我们表演得很好，我们都非常开心。”从四年级开始学丝弦灯的学生梁佳佳，在戏中饰演“十二姊妹之一”，对她而言，学习丝弦灯让她增长了见识。“我们去过特别多的地方演出，每次出去都能增长新的见识。看到那么多人都喜欢我们的表演，我更坚定了学习丝弦灯的决心。”

每次孩子们演出时，舒代能都会到场，为孩子们提供技术指导。他认为，丝弦灯想要真正长久发展，一定要在传承上坚持，让新生代力量逐渐增强。

政府牵头、非遗传承人打前阵、新生代力量接续，在蜂岩，丝弦灯走出了一条从民间自发生长到政府主导保护，从村寨自娱到多元展演的转型之路。

这条路上，有舒代能这样“把丝弦灯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传承人，有刘玲这样零基础起步却坚持带社团的教师，有马玥婷、梁佳佳这样对传统文化心怀热爱的孩子，也有各级政府从政策、资金、平台等方面给予的持续支持。

从村寨院坝到县城戏台，从央视舞台到校园课堂，蜂岩丝弦灯所经历的，不仅是一门戏曲的兴衰流转，更是乡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寻求新生的破局之道。非遗传承需要的，不只是封存在名录和博物馆的标本，更需要一代代人开口唱、抬手舞、侧耳听，才能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记者手记>>>

从清末河南民间小调与黔北花灯相遇的那一刻起，丝弦灯便在凤冈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百余年间，它从村寨院坝走向县城戏台，从央视舞台走进校园课堂，从口传心授走向有组织、有平台、有基地的系统传承。一门偏远山乡的地方灯戏，何以生生不息？答案藏在一条清晰的脉络里：民间有根，政府有力，校园有继。

蜂岩镇本就是丝弦灯发源、生长的沃土，民间一直保留着唱灯、玩灯的传统，这份深厚的乡土根基，是一切传承工作的起点。在此基础之上，当地政府主动介入、做好扶持，有序推动丝弦灯进校园开展常态化教学、安排队伍外出参加各级展演交流。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丝弦灯争取到稳定的发展空间、展示渠道和政策保障，让原本只在乡间自娱自乐的丝弦灯戏，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灯从民间来，戏向未来生。丝弦灯的传承之路没有终点。它的生命力，本就根植于乡土烟火。只要民间的歌声不曾停歇，还有人愿意学、愿意唱，这盏山间的灯，就会一直亮下去，这出古老的戏，就永远不会落幕。